

第二屆中文文學雙年獎 得獎作品圖冊

西西的小說



小說組評判代表劉以鬯



許迪鏞(左)代表西西領獎

第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的得獎作品是：《西西卷》。

《西西卷》選收的西西作品，有小說、有詩、有散文、有閱讀筆記。此次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的得獎作品是《西西卷》中的十九篇小說，不是《西西卷》的全部作品。

西西是一個勇於創新的作家，寫小說，不願遵循舊的規範。

她喜歡看電影。

她喜歡看畫。

她喜歡讀童話。

她喜歡讀歐洲和拉丁美洲作家的小說。

說。

她的中篇小說《東城故事》，不但與

美國電影「西城故事」的片名相似，而且在小說中還借用了一些電影手法，諸

如：「割」、「轉位」、「淡入」、「淡出」、「推鏡頭」、「溶」、「背景音樂」、「搖鏡頭」、「大特寫」、「中景：安東奧尼式」、「中景：維斯康堤式」之類。

同樣的情形，她還將小說與繪畫結合在一起。她認為高更的平塗與散文體系的小說有點相似。因此也借用繪畫的技巧寫小說。

除了看電影、看畫外，西西還喜歡讀書。她喜歡讀童話，也喜歡寫童話。不過，西西的童話不是寫給兒童看的。她寫的是「成人的童話」。

由於愛好閱讀的關係，她不但將自

劉以鬯

已稱作「書呆子」，還在《快報》副刊寫過《閱讀筆記》的專欄。她特別愛讀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小說，因此她的小說很有西洋味，比「五四」早期的「西化」更「西」。但是她的小說並不「全盤西化」，即使「從橫」，也不「棄縱」，在短篇小說《感冒》中，她用古典詩歌和現代白話詩作為小說人物的內心感應，雖非獨創，卻能說明西西小說並不是全「西」的。不過，她既然愛讀歐美小說，受歐美小說的影響在所難免。她要是讀《灰姑娘》，就不會寫《玻璃鞋》；她要是讀《電話裏講的童話》，就不會寫《鬍子有臉》。事實上，她用《看畫》作為《鬍子有臉》一書的代序，顯然受了巴爾加斯·略薩的影響，因為結構現實主義與立體派繪畫的肢節與組合頗為相似。西西愛讀巴爾加斯·略薩、馬爾克斯、卡爾維諾等的小說，當然會受巴爾加斯·略薩、馬爾克斯、卡爾維諾等的影響，祇要能夠消化吸收，不臨摹、不囫圇吞棗，就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子。愛好文學的人都知道：喬埃斯要是不讀艾多阿得·迪雅爾丹的《月桂樹被砍》，就不會在寫《優力西斯》時借用迪雅爾丹的內心對話手法。至於西西的《候鳥》與印度小說家尼勒默爾·沃爾馬的《候鳥》同名，更不成問題。巴金的兩部長篇小說《家》和《春》與日本島崎藤村的兩部長篇小說《家》和《春》同名。

(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)